

论天寿寺在韩国汉诗中的空间书写与文化塑造*

邵瑞敏**

-차 례-

1. 绪论
2. 天寿寺的双重属性
 - 2.1 佛教性
 - 2.2 送别性
3. 高丽汉诗中的天寿寺
 - 3.1 李奎报：从地理空间到文学空间
 - 3.2 崔斯立：迎送文学空间的塑造
4. 朝鲜汉诗中的天寿寺
 - 4.1 虚与实：文学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双向观照
 - 4.2 时与空：作为历史记忆的天寿寺
5. 结论

* 本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丽大学访问学生

[국문초록]

한국 한시에서 천수사 공간 서술과 문화 구축에 대한 연구

본고는 천수사가 시 창작에서 감지되고 표현되고 고착화된 공간 서술 과정을 분석함으로써 지리적 공간과 문학적 공간인 천수사가 고려, 조선 시대 한시 창작에서의 문화 구축을 고찰하고자 한다. 천수사는 사찰로서 ‘고려 500년 손님을 맞이하고 배웅하는 곳’이 되고 이를 통해 고려, 조선 시대 한시에 나왔다. 객관적으로 존재하는 지리적 공간으로서 천수사의 원초적 의미는 고려인이 구축하고 고려 문인이 감지하여 상대적으로 고정된 이별이나 상봉을 뜻하는 의미를 가진 문학적 공간으로 나타난다. 시 작품을 통해 구축된 공간 형태와 문화적 의미는 조선 시대 천수원의 지리적 공간과 시 창작 문학 공간에 대한 피드백을 형성하여 천수원은 시대의 역사적 기억을 부여받고 최종적으로 한시 창작과 공간 형태로서의 천수원 쌍방향 상호작용을 드러낸다.

주제어 : 천수사, 한시, 지리공간, 문학 공간, 고전화

【中国语要旨】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天寿寺在诗歌创作中被感知、呈现以及固化的空间书写过程，考察作为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天寿寺在高丽、朝鲜时期汉诗创作中的文化塑造。天寿寺作为一座寺院，成为“高丽五百年迎宾送客之地”，并由此进入高丽、朝鲜时代的汉诗书写。作为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天寿寺的原初意义由高丽人所建构，由高丽文人所感知并呈现为具有相对固定的指代离别或相逢含义的文学空间。通过诗歌作品所塑造的空间形态及其文化内涵又对朝鲜时期的天寿院的地理空间与诗歌创作中的文学空间形成反馈，使得天寿院被赋予了时代历史记忆，最终呈现出汉诗创作与作为空间形态的天寿院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天寿寺，汉诗，地理空间，文学空间，经典化

1. 绪论

高丽历代统治者大多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相信佛法能够护佑高丽国祚绵长，因此积极扶持佛教发展。崔滋《补闲集》曾记载太祖王建这样一段话：“我国山水灵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欲资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决，旦夕恟惶。不知所措，惟思佛神阴助，山水灵应，倘有效于姑息耳。岂以此为理国得民之大经也？待定乱居安，正可以移风俗、美教化也。”¹⁾可见，太祖王建崇奉佛教的目的很明确，即移风俗、美教化。此后，他颁布了《十训要》，更是强化了佛教的重要性。借由高丽太祖的《十训要》的颁布和佛教能够祈福禳灾、镇护国家思想的传播，佛教被奉为国教。

天寿寺在高丽崇尚佛教的背景下所建，又是进出首都开京的必经之地，兼具弘扬佛法与迎宾送客的双重价值。这对其进入诗歌书写及其文化内涵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其形象在诗歌创作中被感知、呈现以及固化的空间书写过程，考察作为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天寿寺在高丽、朝鲜时期汉诗创作中的双向互动。

2. 天寿寺的双重属性

2.1 佛教性

关于天寿寺何时建造目前已不可考，但应不晚于宣宗时期。据记载，大觉国师义天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来华游学求法，一年后学成归国，曾在天寿寺讲习弘扬佛法。此时宣宗在位，因此天寿寺建造应在此之前。睿宗时期，天寿寺有过一场规模宏大的重修，对于天寿院的修建过程，《高丽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兹录如下：

睿宗元年：1)

1) 崔滋：《补闲集》卷上，《破闲集·补闲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58页。

(九月)乙卯,以平章事尹瓘监督天寿寺役,赐犀带一腰,诸僚佐束帛有差。

(十月)壬戌,王以肃宗小祥如开国寺,仍幸天寿寺,董其工役,还次路上回望追慕涕泣久之。

睿宗六年:2)

(八月)太史奏先朝所创天寿寺地势不利,请毁药师院移之。庚戌亲幸相地。

十一月庚申朔,有司请停创天寿寺,从之。

乙丑,幸药师院相天寿寺基。

睿宗七年:3)

(二月)庚戌谏官上疏,请停创天寿寺,从之。

睿宗十一年4):

(正月)庚寅,幸天寿寺,巡视新创堂殿,赏赐工匠有差。

(三月)己亥,奉安肃宗及明懿太后睟容于天寿寺。

癸卯,王如天寿寺设斋以落之。彩棚伎乐连亘道路者三日。甲辰宴群臣于寺门外,至晓乃罢。乙巳还宫赦监督官吏工匠役徒,赏赉有差。驻驾都市诸王宰枢称觞献寿。王执金景庸手,语及先王太后,泣下沾襟,左右呜咽。

通过上述材料可知,这场重修天寿寺的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天寿寺的重新修建当是睿宗为了安置肃宗及明懿太后神位,因此虽然修建过程较为曲折,但睿宗对此格外上心,甚至多次亲临,参与了相基、巡视、落成等过程。天寿寺落成之后,睿宗在寺门外大设斋宴群臣,并犒赏修建者,“彩棚伎乐连亘道路者三日”,可见声势之浩大。此后,笔者据《高丽史》统计,睿宗、毅宗、元宗都曾多次幸天寿寺,次数分别达七次、四次和十八次。应该说,对于高丽王室而言,天寿寺作

1)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二,睿宗一,睿宗丙戌元年,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251页。

2)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三,睿宗二,睿宗辛卯六年,第269页。

3)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三,睿宗二,睿宗壬辰七年,第269页。

4)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四,睿宗三,睿宗丙申十一年,第280-281页。

为一座佛寺，既是大兴佛教的产物，也是其奉安先祖之地，因此对天寿寺的佛教性质格外重视。

2.2 送别性

天寿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除了佛教性之外，还具有了迎宾送客的实用功能。李仁老《破闲集》卷中记载道：“京城东天寿寺，去都门一百步，连峰起于后，平川泻于前，野桂数百株，夹道成阴。自江南赴皇都者，必憩于其下，轮蹄闐咽，渔歌樵笛之声不绝。而丹楼碧阁半出松杉烟霭之间，公子王孙，携珠翠引笙歌，迎饯必于寺门。”⁵⁾由此条可知，天寿寺地理位置特殊，靠近高丽首都开京，距京城东门百步，背后山峰连绵，门前则是奔泻的平川，四周野桂繁茂，景色宜人。《东史纲目》也载：“（天寿）寺在松京保定门外三里。”⁶⁾韩修有《天寿寺庭松》《天寿寺西冈》二诗，对天寿寺周围景色状写：“松间缓步得归迟，杖凄凄凉落日时。一片薄云将雨过，待看明月上荷池。”“天姿落落不容攀，寒气遥连百里山。露湿疏巾对终夜，月明鸾凤下云间。”⁷⁾这里是进出京城的必经之地，前往开城的人一定会路过此地，也经常会有打渔砍柴之人，因此平日十分热闹喧哗。此外，这里修建有丹楼碧阁，公子王孙迎来送往必于此处设宴饯行。《新增东国輿地胜览》载：“天寿寺，是前朝之大刹也，世传千宇万间”，可知天寿寺在高丽时规模之宏大。“天寿门，是高丽五百年迎宾送客之地也……余一日，送客于此，登高望远，试问其处。则曰吹笛峰也。乃知高丽全盛时，士大夫相与送迎于此而游衍焉……以旧都大府宾客之繁，迎送之际必于此地。”⁸⁾吹笛峰在天寿寺北不远处，便于登高临远，韩修还有《陪牧隐先生往天寿寺赏莲，次先生诗韵》《是日登吹笛峰》二首记事，可见二者地理位置相距不远，再加上天寿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因此，不论是对于王孙贵族还

5)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破闲集·补闲集》，第29页。

6) 安鼎福：《东史纲目》卷一四，恭愍王，恭愍敬孝王壬寅十一年春正月。

7) 韩修：《柳巷集》，《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60页。

8) 卢思慎等：《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开城府上》，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98页。

是普通百姓，天寿寺作为佛教圣地的性质反而没有那么突出，而是成为了“高丽五百年迎宾送客之地”。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群体身份导致了天寿寺的功能偏向差异，对于高丽王室而言，天寿寺是其奉安先祖的佛教圣地，因此佛教性占据主要地位，而这种佛教性其实是游离于大多数高丽人之外的，对于更多普通人而言，天寿寺及周边环境则便宜了他们来往京都、与友人送别，因此更关注的是它迎宾送客的实用性。这并不意味着这二者是互斥的，《高丽史》亦有“太祖振旅而还，崔莹率百官设彩棚杂戏班，迎天寿寺门前”⁹⁾的记载，高丽文人诗歌创作中亦有关于天寿寺佛禅僧侣的相关描写，而是说，天寿寺不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寺院，而是兼具佛教性与实用性的存在，作为佛寺与送别之地存在的双重地理空间，天寿寺在高丽人的生活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两种属性也对其进入诗歌书写及其文化内涵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高丽汉诗中的天寿寺

佛禅文化与迎宾送客是诗歌中极为常见的题材，因此，天寿寺不可避免地进入到高丽汉诗的书写中。天寿寺兼具佛教性与实用性两种属性，这也成为了高丽文人笔下对这一空间的两种不同感知。它在诗歌中的呈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一个被选择、展现以及固化的过程。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奎报与崔斯立二人的汉诗创作。

3.1 李奎报：从地理空间到文学空间

李奎报关于天寿寺的诗歌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涉及佛禅思想及与天寿寺禅师交往。李奎报与佛教渊源颇深，《高丽史·李奎报传》载其“经史百家佛老之书，一览辄记”¹⁰⁾，与禅师、僧侣交往者颇多，天寿寺诸禅师亦是其交往对象，自言“为天寿寺大禅师讳智觉所赏遇，每造丈

9) 郑麟趾：《高丽史 下》卷一二六《边安烈传》，第751页。

10) 郑麟趾等：《高丽史 下》卷一〇二《李奎报传》，第246页。

室，辄使酒佯狂”，诗中也有诸多印证。如《梁学谕公老见和次韵答之》中“忆寻精舍玄阁梨”一句下自注云：“予昔每与君访天寿寺玄章大士，或寄居方丈”。¹¹⁾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唱和诗作，如《次韵天寿寺钟义禅师以诗见招》：“不见禅英月五周，忽闻佳唤驾言游。蹇驴未解归心迫，每到长川俯饮流。”¹²⁾还有写自己夜宿天寿寺所见所感，如《天寿寺钟义师方丈夜宿》二首：“烟寺侵昏访，风筝彻夜闻。水件余冷滴，香篆有残熏。”“月出高山迥，风生小阁虚。我如栖寺鸽，来目梵僧庐。”¹³⁾在这一类诗歌作品中，天寿寺与其他寺院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在诗人的视角中，它是作为诗人与僧侣进行佛禅思想交流的空间而存在的。

第二类是作为送别的实体空间进入诗歌创作。迎宾送客作为诗歌中极为常见的题材，不可避免地也进入到高丽汉诗的天寿寺创作中。李奎报有《壬戌冬十二月，从征东幕府行次天寿寺，饮中赠饯客》二诗，是李奎报作为军队参谋兼书记随军出征行旅到达天寿寺时所作，诗歌内容与天寿寺关联不大，但亦可佐证天寿寺是作为一个实体的送别地点存在，甚至连从军出征也会在此处践行。而《天寿寺门外吟》一诗则是明确了天寿寺对于高丽人来说作为送别空间的意义：“三月春风晚，处处祖筵悲。南北复南北，别离还别离。落花不忍见，芳草恨无涯。年年折尽柳，还复万条垂。为问枝上鸟，几听阳关词。自然经此地。犹似送人时。惻惻伤我抱。不如不来兹。”¹⁴⁾这首诗是诗人经过天寿寺门外所咏，诗人并未在此离别，但句句紧扣天寿寺的离别属性，“别离”、“折柳”、“阳关词”等字眼的出现，说明天寿寺在时人眼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固定的送别空间存在，因此，当诗人进行吟咏时也将此属性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内容。我们很难判断像柳树这样典型的送别物象与天寿寺的送别功能二者产生的先后顺序，可以确定的是，天寿寺周围存在这样一个柳树林，为此地的迎来送往烘托了感伤怅惘的气氛。还有《天寿寺门》

11) 李奎报：《梁学谕公老见和次韵答之》，《东国李相国集》卷一二，《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19页。

12) 李奎报：《次韵天寿寺钟义禅师以诗见招》，《东国李相国集》卷九，第384页。

13) 李奎报：《天寿寺钟义师方丈夜宿》，《东国李相国集》卷一〇，第454页。

14) 李奎报：《天寿寺门外吟》，《东国李相国集 二》卷一四，第434页。

一诗亦可作为佐证：“连天草色碧烟翻，满地梨花白雪繁。此是年年离别处，不因送客亦销魂。”¹⁵⁾与前一首诗相似，诗人并没有写具体的离别，而是着眼于天寿寺本身发出感慨，因为这里是分别之地，所以途经此地时即便没有送别也觉得分外伤感。

最后一类是基于第二类的基础上，天寿寺在高丽诗歌书写中实现了由实体空间向空间意象的转化塑造。李奎报有《忆旧京三咏》其一《天寿寺门前》：“春天三月送将归，天寿门前景特奇。柳色依依今在不，渭城三叠听何时。”¹⁶⁾此诗是诗人回忆开京所作，忆起开京，天寿寺在诗人笔下作为首位出现，可见其在诗人心中印象之深，而在回忆时，诗人着重写门前依依柳色与送别名作渭城曲，最终还是落脚于天寿寺作为送别空间的文化内涵上，可见天寿寺被高丽文人塑造成内涵相对固定的指代或离别或相逢的文学空间。此诗的特点在于它是将天寿寺作为现实与文学空间的结合体进行描绘的。宇文所安在《地：金陵怀古》一文中曾提到感知金陵废墟的方式有三种，第三种是“游者已与这座城市的诗歌和故事一起生活了多年：他总是以已牢固确立在他的想象中的金陵来量度来自自然地点的经验。”¹⁷⁾这句话对于李诗也同样适用，因为李奎报太过熟悉天寿寺对于高丽人的价值和作用，这种“来自自然地点的经验”即是他回忆、量度和创作天寿寺这首诗的基础。

应该说，后两类是高丽汉诗中天寿寺书写的主流，而从实体空间的呈现转化为具有固定文化内涵的空间意象，也是由此完成的。诗题中反复出现的“天寿寺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此种意义的加固。可见在李奎报时期，高丽诗人对于天寿寺的具体感知已经进入诗歌创作并且其文化内涵已经被固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所探讨的后两类诗歌书写中，天寿寺作为佛寺的性质已经被消解得微乎其微，但并不是说完全消失，如李仁老有“送客客未到，寻僧僧亦无。惟余林外鸟，终日劝提壶”¹⁸⁾一诗，还是能看到天寿寺的佛教性因素在诗歌书写中已非常微弱。

15) 李奎报：《天寿寺门》，《东国李相国集》卷一，第301页。

16) 李奎报：《天寿寺门前》，《东国李相国后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141页。

17) 宇文所安：《地：金陵怀古》，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18) 卢思慎等：《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开城府上》，第98页。

3.2 崔斯立：迎送文学空间的经典化

天寿寺用来指代离别或相逢文学意义的经典化塑造是由高丽末诗人崔斯立完成的。崔斯立有《天寿寺》一诗：“天寿门前柳絮飞，一壶来待故人归。眼穿落日长程畔，多少行人近却非。”¹⁹⁾这首诗写的是天寿门前盼归之景。门前柳絮随风飘扬，诗人执一壶好酒，望眼欲穿等待故人的归来，眼看夕阳西下，匆匆而过的几多行人却都不是故人，简单明了，写出了从备酒盼归的满怀期待到夕阳西下也不见故人的失落怅惘，又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东人诗话》评：“能道人欲道不道处，万口传诵。”崔诗被认为是写天寿寺的代表之作，且根据《东国輿地胜览》所言，天寿寺亦是因此诗名于后世。后人亦有诸多和其诗者。高丽时期留存下来的有洪彦博《天寿寺和崔斯立诗》两首：“溪深柳绿乱鸦飞，满路清阴信马归。毕竟功名将底用，回头五十二年非。”“投壶围坐箭轻飞，清兴时时醉欲归。来往共君成二老，人生此乐未为非。”²⁰⁾洪诗是以所谓故人的视角对崔诗进行唱和，塑造了一个漂泊半生已成翁的归人形象，少年相聚意气风发、觥筹交错，到如今再见已是垂暮之年，雪鬓霜鬢。洪诗与崔诗互相照应，历来被放在一起品鉴，二人诗中的天寿寺即完全展现出其或离别或相逢的文学空间意义，且因二人之诗，尤其是崔诗较高的艺术成就，天寿寺也借此成为高丽汉诗书写中经典化文学空间的存在。《新增东国輿地胜览》有：“夫以天寿寺，因斯立之诗，而显于后世。兹亭亦当与天寿寺，并传于无穷，则斯立之诗，又不可泯也。”²¹⁾直到高丽末期，天寿寺还依旧是迎宾送客之地，这一点亦可通过卞季良《天寿寺西岭送友人》一诗可以印证：“天寿寺西岭，登临此送君。长程下木叶，叠嶂冷秋云。道气元来胜，诗声一世闻。何时重相见，握手共论文。”²²⁾天寿寺西岭，即吹笛峰附近。天寿

19) 崔斯立：《天寿寺》，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赵钟业：《韩国诗话丛编1》，首尔：东西文化院，1989年，第175页。按：此诗《东文选》中题作《待人》。

20) 洪彦博：《天寿寺和崔斯立诗》，徐居正编：《东文选 上》卷二一，首尔：庆熙出版社，1966年，第250页。

21) 卢思慎等：《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第98页。

22) 卞季良：《天寿寺西岭送友人》，《春亭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

寺至朝鲜时期被称天寿院，所以推测此诗当作于高丽末期。可知天寿寺在此时应当还在发挥它迎宾送客的作用。

通过高丽诗歌中天寿寺书写的考察，可以看到，作为兼具佛教性与实用性的地理空间，天寿寺进入高丽诗歌书写的过程中，对于佛教性的感知是逐渐退化的，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呈现其迎宾送客的实用性价值，因此，天寿寺作为送别空间在诗歌书写中最为常见。而当实用性感知广为接受，甚至被固化时，天寿寺在文学中便具有了相对固定的文学空间意义。如果说在李奎报诗歌中，天寿寺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文学空间的呈现，那崔诗的作用就是将这种呈现经典化，崔诗极高的艺术成就以及在后世的流传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天寿寺的空间形态以及文化内涵得以在文学作品中凝固。

4. 朝鲜汉诗中的天寿寺

在高丽时代天寿院的迎宾送客功用到朝鲜时期并没有被完全废弃，只是由于政权中心的转移与人才的迁移导致它的没落与荒芜。因此朝鲜诗歌中天寿院的书写也保留其迎宾送客的空间意义，并衍生出实与虚、时与空两种维度的文学价值。天寿院既是真实存在的迎来送往的地理空间，又是在文学作品中固定指代离别或相逢意义的文学空间，这一点延续了李奎报时期的书写特质。与之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天寿寺的诗歌书写中，能够看到高丽时代所形成的关于天寿寺的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之间，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

4.1 虚与实：文学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双向观照

朝鲜时期，随着朝代变迁，天寿寺也一度渐趋颓芜没落。直到成化丙申（1476）年间，留守李芮在此处建亭，《新增东国輿地胜览》中，详细记载了李芮在高丽天寿寺旧址重建小亭的缘由、经过等。

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2页。

余尝闻，高丽舍人崔斯立有诗，云：“天寿门其前柳絮飞，一壶来待故人归。眼穿落日长程畔，多少行人近却非。”窃以谓，天寿门，是高丽五百年迎宾送客之地也。成化甲午，余留守于兹，见所谓天寿门者，只有遗址，为榛莽瓦砾之聚。府之人，犹踵故事，就西峰除地为台，有大宾客，则必于此而送迎焉。余一日，送客于此，登高望远，试问其处。则曰吹笛峰也。乃知高丽全盛时，士大夫相与送迎于此而游衍焉。因怪一代人物之所会，冠盖车马之所趋，何无亭榭台阁之胜，斯立所谓天寿门者，亦不知其何处也。盖自圣朝定鼎于汉阳，几九十载，人物之南迁，年代之久远，虽有池台亭榭，其颓废芜没，宜无怪乎余之所怪者矣。于是弭节访古，徘徊移日，院主康龟寿进言曰：“依父子相继为院主，具悉兴废之由。天寿寺，是前朝之大刹也，世传千宇万间。今遗址如扫，皆为田垄，所存者只行旅投宿之小院耳。旧有高楼数楹在南，亦颓尽无余。谨藏旧材，以待重构。但力微事巨，志无由遂。”余于院主之言，益有感焉。僚佐共曰：“国家于此院，置主给田，盖无忘宾旅之意也。以旧都大府宾客之繁，迎送之际必于此地，则藉草野矣帐幕，其转输之劳不费。或值雨雪，宾主遑遑，无以为礼。况西府则有迎宾普通之院，而东独无有，岂非一欠？”遂相与画谋，因龟寿所藏之材，而助其不给，倩游手辈，作小亭于峰下松树之间。既讫工，偕僚佐以登赏，四顾开豁，一望辽阔，远山集于前，长川绕于下，道途之逶迤，人马之去来，落照晚景，果如斯立之诗矣。夫以天寿寺，因斯立之诗，而显于后世。兹亭亦当与天寿寺，并传于无穷，则斯立之诗，又不可泯也。和其诗者，不为不多。今之传诵者，独有洪侍中彦博之二诗，书诸板尾。使后之登临者，知斯亭之所以作而乐和之。典守者，知斯亭之不可废而随坏随补，以无弃前功。则亭也诗也，将永传于不朽，而为西都之胜迹矣。 23)

李芮来此任职时，天寿寺虽然还保留天然适宜送迎的地理环境，“府之人，犹踵故事，就西峰除地为台，有大宾客，则必于此而送迎”，但

23) 卢思慎等：《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开城府 上》，第98页。

因朝代更迭，“自圣朝定鼎于汉阳，几九十载，人物之南迁，年代之久远”，已经颓废芜没。昔日“千字万间”、“高楼数楹”已不复存在，仅存一行旅投宿之小院，即天寿院。《新增东国輿地胜览》载“天寿院”条：“在城东，即天寿寺古址也。”于是在院主康日用的襄助和僚佐的建议下，李芮发动当地游手辈，一起在吹笛峰下的松林间建造一座小亭，寄“无忘宾旅之意”。李芮登临吹笛峰，想起崔斯立之诗，“因怪一代人物之所会，冠盖车马之所趋，何无亭榭台阁之胜，斯立所谓天寿门者，亦不知其何处也”，因此才产生修亭的想法，实际上这就是崔诗所塑造的天寿寺文学意义上的空间形态对实体的地理空间产生反馈的过程，实现了从文学空间之虚到地理空间之实的转化。另一方面，天寿院的修建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复苏了高丽时期天寿寺的迎送功能，“既讫工，偕僚佐以登赏，四顾开豁，一望辽阔，远山集于前，长川绕于下，道途之逶迤，人马之去来，落照晚景，果如斯立之诗矣”，使得高丽时期人流如织、迎来送往的天寿寺景象得以重现，因此天寿寺作为送别地的地理空间价值也因此增强，李廷龟即有“庚申冬，余奉勅东还，候旨留松京十日……将行，府官饯我于天寿院亭”²⁴⁾的记载，在此次践行中还留下《天寿院饯席，次河年兄君受韵》一诗：“三清高会共青春，屈指如今有几人。廊庙十年无一事，欲将犀带换儒巾。”²⁵⁾还有车天辂《天寿送客》等诗。亭子修葺之后，来往松京诸人又可以在此处迎来送往。

但此时的天寿院，除了高丽时期的迎送功能之外，本身更承载了迎送旧俗的文化意义，这在朝鲜诗歌的书写中也有所体现，如：

不见当时柳絮繁，秋风衰草满空原。一壶来待人何处，落日长程句尚存。（沈彦光《过天寿院》）²⁶⁾

马上春风吹客衣，客从天寿院前归。一壶来待人何处，柳絮年年空自

24) 李廷龟：《松都梁熙寿家小儿名后真，年才十二，善弹琴，车云辂首赠一绝，诸人继和，遂成诗轴。余留松都，儿常来见弹琴。别松都日，儿始求诗于饯席，遂书其轴，有小序》，《月沙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6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第305页。

25) 李廷龟：《天寿院饯席，次河年兄君受韵》，《月沙集》卷八，第306页。

26) 沈彦光：《过天寿院》《渔村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134页。

飞。(郑斗卿《天寿院》) 27)

这两首诗明显脱胎于崔诗，“一壶来待人何处”化用崔诗“一壶来待故人归”，还有同样出现了纷飞的柳絮意象，同样是写盼归，可见天寿院对于朝鲜时期人来说，还是作为送别之地出现的，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是地理空间与以往文学空间的叠加效果。在他们真正路经此地之前，已经有接受过崔诗中所呈现出来的天寿院作为文学中的送别空间出现，因此当试图用诗歌创作去表现天寿院时，文学空间的影响也同时凸显出来，从而又作用到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使得天寿院迎宾送客的作用重新在诗歌创作中被观照到。这中间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李芮修葺亭子对天寿院地理空间的再塑造。在这一环节中，实现的是实体的地理空间对文学空间的作用。至此，基于高丽时代关于天寿寺的诗歌书写，朝鲜时代的诗歌书写中就实现了天寿院虚与实的结合。

4.2 时与空：作为历史记忆的天寿寺

天寿院由于它在文学创作中的经典性，实际上是高丽时代得以延续到朝鲜时代的空间，朝鲜文人对于天寿院的接受更多地是从诗歌作品，尤其是崔斯立诗中而来，从这一角度来说，天寿院在朝鲜诗歌中更多是代表一种历史记忆，不光指代迎来送往，而且它是属于高丽的历史记忆。朝鲜时期关于天寿院的书写容纳了更多时代因素，实现了时与空的结合，因此，可以看到凭吊古迹成为这一时期天寿寺诗歌书写中的主流话题。如成任诗：“繁华事散野云飞，流水无情去不归。诗句尚留迎送地，市朝人物已全非。”²⁸⁾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天寿院本身所固定指代离别相逢的文学意义并没有被抛弃，只不过这种迎送被视为是前朝的文学记忆，具有较强的时代属性，表达的是凭吊古迹、感慨兴衰之意。昔日天寿院的繁华热闹已经像云一样飘散，人与物都已经不复从前，只有曾经创作的诗句还为后来人吟咏。

27) 郑斗卿：《天寿院》，《东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0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406页。

28) 卢思慎等：《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开城府 上》，第98页。

李芮在修建完亭子之后，将崔诗与洪诗书诸板尾，使后来登临此亭的人可以留下更多和诗，并希望后之典守者，可以及时修补，可以使亭与诗都永传不朽。通过分析朝鲜时代所留下来的关于天寿院的诗歌，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步和崔诗所作，兹举例如下：

颓垣破礎暗萤飞，赢得都人指点归。却似千年辽鹤唳，山川如旧昔人非。

春风处处百花飞，拟向松都匹马归。五百年间人物论，迷君误国定谁非。（金守温《次天寿寺韵》二首）²⁹⁾

一院残花落又飞，客来惆怅送春归。劝君须把当前酒，昨日繁华今日非。（宋纯《次天寿院高丽崔舍人斯立韵》）³⁰⁾

天寿门前木叶飞，昏鸦接翅暮林归。半千兴废前朝事，惆怅凭谁问是非。（刘希庆《次天寿寺韵》）³¹⁾

吹笛峰前吹笛桥，桥头古院倚山腰。天低旷野晴云渺，路挂平沙落照遥。断送秋光枫有叶，折残春色柳无条。劳劳最是伤心处，呜咽寒流恨未消。（车天辂《咏怀古迹》其一《天寿院》）³²⁾

在这些诗歌中，“昨日”、“旧”、“前朝”、“故国”等字眼的出现，即说明天寿院在朝鲜诗歌书写中已经成为高丽旧朝的历史符号，正如上文所说，天寿院在朝鲜时期也被修缮过，并非那么荒芜残凉，这些诗里所表达的物是人非并不尽然，然而书写天寿院的朝鲜文人尽管也到访天寿院，却在诗中传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今昔对比之感，无疑是将其与高丽时期进行联系，使其成为历史记忆的典型性代表而存在在诗歌中。迎来送去的，不再是指代某个特定的故人，而是“昨日繁华”“前朝兴废”。

29) 金守温：《次天寿寺韵》，徐居正：《续东文选》，首尔：庆熙出版社，1970年，第185-186页。

30) 宋纯：《次天寿院高丽崔舍人斯立韵》，《俛仰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212页。

31) 刘希庆：《次天寿寺韵》，《村隐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1990年，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第11页。

32) 车天辂：《咏怀古迹》，《五山先生续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1991年，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第505页。

5. 结论

综上所述，天寿院作为一座寺院，除了佛教性之外，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高丽五百年迎宾送客之地”，在高丽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由此进入高丽汉诗的书写中。在李奎报与崔斯立等文人的文学创作中，迎宾送客的实用性功能成为被选择和呈现的主流价值，天寿寺由此也具有了相对固定的指代或离别或相逢的文学空间的意义。通过诗歌作品塑造的天寿寺文学意义上的空间形态又对朝鲜时期天寿院作为地理空间的修建起到了正向的反馈作用，使得天寿院迎宾送客的功能在朝鲜汉诗创作中被再次观照。而作为高丽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古迹，天寿院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时代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除了送别之外，又出现了大量以天寿院为载体的怀古诗。不同于简单的送别诗中的依依惜别，更寄寓了文人凭吊古迹之后对家国兴衰的感慨与哀思。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Spatial Writing and Cultural Shaping of Tianshou Temple in Korean Han Poetry

Ruimin Shao(Zhejia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shaping of Tianshou Temple in Korean Han poetry during the Goryeo and Joseon periods by analyzing the perceived, represented, and solidified spatial writing process of the temple in poetic creations. As a temple, Tianshou became known as the "place of welcoming and sending off guests for five hundred years of Goryeo," thus entering the realm of Han poetry writing during the Goryeo and Joseon eras. As an objectively existing geographical space, the original significance of Tianshou Temple was constructed by the people of Goryeo, perceived by Goryeo literati, and presented as a literary space with relatively fixed connotations of departure or encounter. The spatial form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shaped by poetic works also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Tianshou Temple in the Joseon period and the literary space in poetry creation, endowing the temple with historical memories of the times and ultimately presenting a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Han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spatial form of Tianshou Temple.

Key words : Tianshou Temple, Korean Han Poetry, geographical space, literary space, classicization

[참고문헌]

■ 基本资料

- 崔滋 撰, 《补闲集》
郑麟趾 等撰, 《高丽史》
李仁老 撰, 《破闲集》
安鼎福 撰, 《东史纲目》
韩修 撰, 《柳巷集》
卢思慎 等撰,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
李奎报 撰, 《东国李相国集》
徐居正 撰, 《东人诗话》
徐居正 撰, 《东文选》
徐居正 撰, 《续东文选》
卞季良 撰, 《春亭集》
李廷龟 撰, 《月沙集》
沈彦光 撰, 《渔村集》
郑斗卿 撰, 《东溟集》
宋纯 撰, 《俛仰集》
刘希庆 撰, 《村隐集》
车天辂 撰, 《五山先生续集》

■ 单行本

- 宇文所安, 《地：金陵怀古》,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